

聖賢自律之方·政治家為政之道

「一代完人」李白虹

(彩色圖照刊第四頁)

●石永貴

北大出身，被譽為中國國民黨「聖人」李白虹先生，於二〇〇四年八月十九日下午五時半，以九十四高齡，病逝美國西雅圖。

白虹先生辭世，經其哲嗣傳至台北，白虹先生前長官部屬及親友，無不感歎，人間世走了一位好人。

聖人之稱·詳記由來

同時，自八月二十四日起至二十七日止，海內外報紙，包括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台灣新生報、美國世界日報、曼谷世界日報、歐洲日報，持續以不尋常的篇幅刊出李先生逝世新聞，令人覺得好人還是不寂寞的。其中，八月二十七日中國時報在A十二「政治新聞」版中的標題：「國民黨的聖人 報人李白虹辭世」，

新聞中引述本人的談話指出：「李董事長對黨國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不論對中共的情報戰，對國內新聞事業的精進，甚至對中國國民黨的發展，多有傑出的成就。尤其是他的道德、文章、操守品行，絕對是毫無瑕疵的，被譽為『國民黨的聖人』，應屬實至名歸。」

新聞刊出後，識與不識來電，一方面表示對李先生的懷念與尊敬，一方面對「國民黨的聖人」，願聞其詳。

民國六十年代，李崇年先生每日清晨常偕中外雜誌創辦人王成聖先生，如兄弟，散步在台大校園中，偶然還會遇到余紀忠先生。李先生出身英國學府，在台灣替國民黨創辦不少事業，包括建台水泥。李、王兩先生併肩漫步台大校園中，有說有笑，時而嚴肅，時而輕鬆，他們所談的

多是國家大事。我也是台大運動場的常客，每次遇到李、王兩先生的時候，基於前輩對晚輩的愛護，總是慰勉一番，如同晨間的維他命，並要我：好好向白虹先生學。常常談完話或走了一段距離，李崇老又把我喊回，總是講一句話：「白虹先生了不起，他是中國國民黨的聖人」。以崇老的地位與嚴正，這句話不是輕易說出口的，可謂發自內心的尊敬。

幕後英雄·有功不名

白虹先生的一生，無論幕前或幕後，與台灣建設不可分，早期總統府資料室（中華民國國際關係所前身），民國三十八年出任台灣新生報副社長，協助報人謝然之社長，使新生報成為台灣第一家現代化報紙，自由中國第一大報。民國四十六年

「一代完人」李白虹

，李先生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委會第六組副主任，協助陳建中先生從敵後海外展開對敵心戰工作。其中驚天動地的一件大事，就是韓國戰場一萬四千反共義士投奔自由。台面人物有：陳建中、谷正綱、方治、魏景蒙、賴名湯等，白虹先生居中策劃、協調，日以繼夜，是名副其實的「幕後英雄」。

民國五十五年兼任中央廣播電台主任，正式透過電波對敵心戰以及敵後工作同志運籌工作。民國五十九年，奉調出任中央文化經濟事業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受他的「官邸」老同事俞國華先生信任，做了許多對社會有貢獻的新興事業。其中，與民生關係最大的就是協調中油、輔導會等機構，創立瑞華瓦斯公司，克服重重困難，使台灣餐飲家庭燃料，進入「瓦斯時代」。民國六十年，他回到新聞界，出任殘破不堪的台灣新生報社長，在當時台灣省政府主席謝東閔先生全力支持下，再度負起「新生報再生」的大任。白虹先生的人和、精細、重用人才，不負所望，台灣新生報浴火重生，成為面貌內容一新的報紙。當時無論政界、新聞界以及一般讀者，對於白虹先生「死而復生」的功力，

驚奇不已。本人有幸，就是在這段期間，承白虹先生不棄，耳提面命，得以追隨，不辱使命，並開啟個人一連串事業：台視、中央日報、中視經營人的生命。

陳布雷讚·可造之才

綜觀白虹先生一生，起自委員長侍從室。關鍵人物有兩位：一是張厲生、一是陳布雷。那是民國三十二年，白虹先生承當時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長張厲生的推荐，晉見布雷先生。白虹先生形容布雷先生：「是一個非常謙虛誠懇和藹可親的長者」。

布雷先生接見白虹先生後在日記寫道：「五月十一日九時卅分李白虹同志來訪，李為四川合江人，厲生所介紹，在黨政考核會工作，見解通達，態度甚佳，可造之才也。談約五十分鐘而去」。

「態度甚佳，可造之才也」。就是白虹先生一生精神之寫照。可見布雷先生觀人如神。其後，經過「委座約見」，簽報，布雷先生親函白虹先生：

「白虹同志大鑒：日前罄談，殊深快慰。承寄示近著多種，雖窺豹一斑，而兄之條理明晰，文字暢達，固知名下無虛矣

。敝同事陳芷叮兄亦對兄深致企佩。不知兄有意與一罄談否？倘日內有暇，請於星期三、四下午四時許（以星期四尤便）移駕至中三路德安里侍從室四組一訪芷叮兄，務必竭誠歡迎也。順頌 時綏

弟陳布雷頓首五、十九日晨

此一人事，經芷叮約談，「委座晉見」，布雷先生又來一函：「日前委座約見吾兄後弟即簽請委任兄為侍從室四組上校秘書，業奉 批准發表，此後得共晨夕，何幸如之」。

由這短短人事任命，可知當時的中樞，是如何重視人才，效率之高，布雷先生之細密，具見其中。至於芷叮先生為當時主持日本研究之高手，可謂委員長之「頭腦」，培養出不少日本專家，謝東閔先生即深受王先生之照拂與影響。

白虹先生受知遇之恩於布雷先生。布雷先生之過人仔細，白虹先生有他的影子。

布雷先生以一介書生，報效蔣介石先生，可謂死而後已。不幸的，就在大局逆轉，國共易位，危急存亡之秋，布雷先生於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服安眠藥自殺，引起朝野震撼，對政局來說，是雪上

中加霜，大勢已去，悲痛不已，悲觀者更加吹奏悲歌。

歷史邊緣·心路歷程

布雷先生的心境如何？何以會以死相殉，真是議論紛紛。事隔四十四載，白虹先生在王成聖先生為他出版的「歷史邊緣瑣記」（台北聖文書局出版）一書中，以二封致蔣委員長之遺書作為開端，以報老長官提攜之恩，並代為解釋布雷先生不得不去的心志。

第一封遺書

「介公總裁鈞鑒：布雷追隨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應承當，以期無負教誨。但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入夏秋後，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實已不堪勉強支持。值此黨國最艱危之時期，而自驗近來身心，已無絲毫可以效命之能力，與其偷生尸位，使公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貽誤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己已無能為役，而結束其毫無價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純屬心理之失常。讀公昔在黃埔斥責自殺之訓詞，深感此舉為萬萬無可諒恕之罪惡，實無面目再求宥諒，縱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肯

況自問平生，實無絲毫貢獻可言乎？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惟公善保政躬，頤養天和，以保障三民主義之成功，而庇護我四億五千萬之同胞。回憶許身麾下早置生死於度外，豈料今日乃以畢生盡瘁之初始，而蹈此不負責之結局，書生無用，負國負公，真不知何詞以自解也。夫人前並致敬意」。

解說遺書·體會深切

第二封遺書

「介公再鑒：當此前方捷報頻傳，後方秩序漸穩之時，而布雷乃忽得狂疾，以致不起，不能分公憂勞，反貽公以刺激，實萬萬無詞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動於數年以前，而最近亦起七、八月之間。常誦『瓶之傾兮，惟壘之恥』之句，抑抑不可終日，黨國困危至此，賤體乃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無補危時。韓愈有言：『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媿媿』。布雷自問良知，實覺戰時不應無感激輕生之士，而此身又非自效危難之身，長日回皇，慚憤無地。昔者公聞葉舉詆總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聞所見於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傳以散播關於公之謠言誣蔑者

不知凡幾。回憶在渝，當三十二年時，公即命注意敵人之反宣傳，而四五年來布雷實毫未盡力以挽回此惡毒之宣傳，即此一端，已萬萬無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純潔質直，除忠於我公之外，毫無其他私念，今乃以無地自容之悔疚，出於此無可諒恕之結局，實出於心理狂鬱之萬不得已，敢再為公陳之」。

白虹先生說文解字，試對二封遺書之解讀：「第一封遺書之重點在說明基於本身之原因，係『飽受刺激』、『神經極度衰弱』、『不堪勉強支持』。第二封遺書之重點『則在以一死喚起中國國民黨高級黨政幹部之警惕與反省』，例如所述『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媿媿』、『戰時不應無感激輕生之士』。」

動靜得宜·仁善為銘

白虹先生一生之生命，至少有二大支柱，一是對黨國的盡忠，一是對基督的信仰。所以晚年對於他的生命、他的健康，始終有堅定之信仰，心平如水，真是「置死生於度外」。

白虹先生的人生哲學或為人處世精神，可以從他二首詩文中得到結論。